

繆鳳林著

新中國文化
叢刊第二組

中國民族之文化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1935
3/10月26日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



新中國文化
叢刊第二組

中國民族之文化

每冊定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繆鳳林

印刷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中國民族之文化

繆鳳林

——一個歷史學者對於中國民族文化問題的總解答——

- 一、討論的問題和本文的宗旨
- 二、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文化的價值
- 三、以中國和日本比較看出中國的文明和日本的野蠻
- 四、文化與民族文化的定義，民族文化成立的條件及文化的內容與分類
- 五、中國民族文化鳥瞰——以（四）節所述各種標準來估量中國文化
- 六、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民族文化在各時代的進步
- 七、中國民族文化中心問題的解答及他的優點和缺點
- 八、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念及今後對他應抱的態度

（一）

中國民族有沒有文化？如有文化，有的是什麼性質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什麼地位？他的貢獻，他的貢獻，是否比得上其他世界文明種族？他的中心的結晶是什麼？較諸

世界上他種文明民族的文化，是否有其獨特的優點或缺點？我們抱如何的態度，始能對他
有正確的認識？

這都是二十年來論壇上所常常討論的問題，到了今日，除了第一點有了一致的結論——
中國民族確有文化——以外，其餘的問題依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的目的，
並不是對於所有上列各問題，一一作詳盡的解釋；只就個人的見地，提供若干層意見，
出了這種意見，或者在討論中國民族文化各種有關問題時，可以得到比較正確態度和認
識。

(一)

要明白中國文化對於世界的貢獻及其所占的地位，最好用比較的方法。例如『紙張』
和『印刷』，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兩大原動力；但此兩者皆中國民族所發明，且由中國而傳
播及于西亞及歐洲各民族。近代歐洲學者論述中國文化的，每喜提及『紙張』和『印刷』
，且有詳密研究作為專書者；即因此二者為中國獨有之發明，在世界文化上，在全人類的
文化貢獻上，占有甚高的地位故。又如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即鐘鼎等彝器），漢代的『法
書』『名畫』，宋明及清的磁器，或為世界上獨有的藝術品，或在作風上特異于他國作品
，也極易引起異域人士的鑒賞和愛好。民國二十五年參加倫敦世界藝術展覽會的中國出品
，數量上雖有可觀，就質量上說，第一流的作品並沒有多少，但是參觀的人都個個讚不盡

口。又如論語中所記的孔子的議論，我們驟然讀去，常常覺得他平淡無奇，但在十八世紀，經了耶蘇會教士的翻譯介紹，孔子學說傳入了英國，有一位丁特爾（Matthew Tindal）先生拿耶蘇經上的話和孔子的話比較研究，却發現了孔子的話實較耶蘇經上所說尤近情理。譬如耶蘇經上說，「你應當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人」；又說，「你應當饒恕人家的毀傷，自七次以至七十個七次」；又說，「要是你的仇人餓了，你應當餵他；要是他渴了，你應當給他飲料」。這三說，互相矛盾，基督教徒費了多少思索，總找不到真實的解釋。丁特爾就引了孔子之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為最無毛病。當時英國人反對基督教的，無論是攻擊傳統的思想，或是辯護自己的主張，每每借重孔子，因為基督教徒相信上帝，相信『啓示』，相信心內的神秘，心外的神秘，以及其他一切的神秘；他們以為必如是，方可將靈魂超度。但是，看呀，孔子絕口不談神怪，他的學說完全根據理性，不帶半點兒神秘意味，而信奉孔子的中國人，也不見得都在九幽地獄。這樣一想，人們只須善用理解就得了，又何必必要神秘？又何必定要信奉基督教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語本范存忠孔子與西洋文化，載國風第三號聖誕特刊。）

（三）

以上就中西文化的比較而言；若再拿日本來做我們比較的對象，更可顯得中國文化的悠久深厚。據晚近倭國考古學者的研究——例如濱田耕作氏的東亞文明之黎明——我們面

漢時變，日本尚全爲石器時代，到了東漢，西部日本如九州等處，因受中國文化輸入的影響，由石器時代入金屬器時代之黎明期，東部日本則仍爲石器時代。因爲日本開始輸入中國文明的時候，中國早已由銅器時代遷至鐵器時代，日本遂亦由石器時代一躍而遷至鐵器時代之黎明期；銅器時代在日本古史上是找不到的。唐朝時候，在倭史上爲很著名的盛世。政治方面，開始由多數野蠻割據的部落酋長共戴一大酋爲君主；制度學術宗教文物等方面，亦無一不自唐輸入，由學習而做倣。倭人木宮泰彥做了一部『中日交通史』詳細研究這一歷史實，所得的結論，是，『日本中古之文化，全係由唐移植之文化，無論何人，決無異議』。傳世最古的日本古史，爲『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省稱記紀），皆第八世紀初葉盛唐時期的作品，時日本民族尙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阿』『伊』『烏』『惡』等倭音，除漢字外，亦無法表示，所以『記』『紀』兩書，皆用漢字；古事記猶僅以漢字記其國語，書紀則全用漢文，惟略帶倭氣而已。到了八世紀末九世紀初，留唐學生僧侶吉備真備空海等返倭，始取漢字偏旁及草書，造作一種假名，以爲表示語言的符號，而漢字仍沿用如故。一直到了今天，國號『日本』，年號『昭和』，自倭酋名字（裕仁）以及書籍報紙，無一不用漢字。倭人現在嘗誇稱他的文明，試問世界上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是否夠得上『文明』的稱號？不僅此也，凡漢文中仁義道德陰陽性命及職官法律典章制度等名辭，在日本語裏，除了由中國傳去的『音讀』（漢讀）以外，都找不到涵義相同的『訓讀』（日本音）。又凡漢文中同義而異文的，實字如『川』『河』之類，虛字如『久

「長」之類，日本皆同一訓讀，同一音讀，不用漢文，亦莫能分別。足證倭人雖有語言，但語言中並沒有高度文化的名詞，也不包含着同義異言的變化。爲了這種原故，德川幕府時代的著名學者，如物茂卿（一六六一—一七三八），如太宰純（一六八〇—一七四七），一方面認識了中國文化的優越，一方面深慚日本言文的淺陋，因而發出『必去和訓而後能爲漢文，必習華言而後能去和訓』的呼聲；不獨主張文字須澈底廢絕假名，即語言亦須做做中華。物茂卿嘗題孔子像贊，自稱曰：『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又嘗說：『昔在遠古，吾東方之國，混混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真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嵯窩氏，而後人人知稱天語聖：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官可也。』

王仁爲五世紀初首傳漢籍至日本的百濟學者，吉備真備爲八世紀中最著名的遣唐學生，歸國時曾帶去大量經籍，菅原道真爲九世紀末日本著名儒宗，藤原惺窩（一五六一—一六〇九）爲德川幕府初期始倡修儒學的名宿。日本的開化——沐浴於中國的文明——要算這四人的功績是最大的了。

有人或者以爲關於近代的機械文明，倭人程度確比我們爲高。這亦可分兩方面來解釋。第一，近代的機械文明，是歐洲人的產物，日本完全做倭他人，絲毫不能以此自豪。第二，德川幕府時代（一六〇〇—一八六七），儒學大盛，由於儒學的沾溉，始養成倭人吸收近代文明的能力。井上哲次郎曾說過：

「在明治維新之際，武士活動，欲益于國家，而致力與新文明之開拓者，以儒教之徒爲最多，如藤田東湖，橫井小楠，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橋本左內等皆是。此等諸士，非朱子學派，則屬於陽明學派。蓋日本民族受西邦文化，領會西邦學術，不可無其素養，是素養，在德川時代，儒教實成其地也」。（見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儒教篇）這纔說來，原始的日本民族，除了古人的獸性，粗淺的生活技能及簡陋的語言而外，實一無所有；日本人之由榛樸而進于開明，而植身于世界強國之林，全賴我中國文化直接或間接的孕育之力。我們只要看「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見民族主義）七七抗戰以來，我們對被俘的倭兵是如何的仁慈，倭人對我們非戰鬥員是如何的殘暴；「文」「野」之別，真是相去霄壤。倭人既是野蠻人的代名詞，從而「東亞的民族，只有我們諸中國有獨立的文化，日本是沒有文化的」，實在是真切不磨的定論。

（四）

用比較的方法，雖能看出中國文化的貢獻，並令人想像其偉大，但不能使人明白他的全相。要對中國文化有一個概括的觀念，我們還得先確定「文化」一詞的含義和內容，及民族文化成立的條件，次看中國文化，和這些標準究竟符合到什麼程度。現在就用這種方法逐步來討論。

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民族文化？淺顯的說：文化就是人類所有精神的物質的各種創造各種成就的總稱。漢書白虎通義說：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詿詿，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

譙周古史考亦說：

『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食，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

原始的人類，就是像這樣赤裸裸一無所有的。從這種景象，生活居處，禮樂刑政，學藝思想，演進到今日世界的樣子，都是仰仗人類自力的創造，也都是人類智力及體力的成就。所有的創造成就，不外精神及物質兩類：『文化』就是這一切一切的總稱。又因創造文化的人類，分爲許多不同的民族國家，爲研究便利計，凡隸屬於某一民族或國家的人民，他們所創造的所成就的總和，就稱爲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的文化。

講到文化的內涵，除了野人時代即已發明的求生技能及語言遊戲等而外，略可分爲下列的十類：

一、文史 聲音發于天籟，人所不學而能。以某聲表某意，爲羣所共喻而公認，是曰語言。語言而表以符號，以通今而傳後，是曰文，文字的記載，即爲史。文史的發明，實爲人類偉大的成就。世界各民族，皆各有其語言，惟文史最初僅極少

數的優秀民族有之，除皆取資於他人者；前說日本襲用中國的文字，即其最顯著的一例。自有文史，人類乃能以前人的經驗成就，傳諸後人，遞遞遞襲，繼長續增。有史時代的歷年，雖不及史前時代的百一，而人類在有史以來的進步，較之史前時代，殆不可以數字計度：即因一有文史一無文史的緣故。

二、政治 政治即人羣的各種組織；由氏族社會而部落諸侯，而小大邦國。邦國的建立，亦爲人類重要成就之一，禮樂刑政，乃至一切典章制度，皆隨邦國的建立而興起而演進。

三、經濟 經濟爲人類生存的基础，舊名『食貨』。漢書食貨志云：『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這是農業經濟時代的說法；此處經濟兩字就最廣義說，漁獵游牧乃至農工商賈等一切經濟活動與組織皆屬之。

四、科學

五、哲學

六、倫理

七、宗教

宇宙人生的大問題凡二：曰真與僞或是與非，曰善與惡或當與不當。前者爲一切科學哲學之所研究，後者爲一切倫理宗教之所探討。于森羅萬象之中，認定其一部分的現象，從事完密而有系統的敘述，隨所研究而立名，是曰科學。例如研究天體現象的曰

天文學，研究動物現象的曰動物學，研究植物現象的曰植物學。質言之，科學就是一科一科的學問，某一種科學，就是人類對於某種部分現象完密而有系統的敘述。講到哲學，他的敘述宇宙對象與科學同，而其範圍則迥異。科學所敘述者，爲某一部分的現象；哲學所敘述者，則爲宇宙萬有全體的現象，哲學上每有『唯心』『唯物』『唯識』『唯意』等等學說，所謂『唯』，就是宇宙萬有無不包括在內的意思。這兩者所研究的，概屬真偽是非問題；倫理宗教，則與此頗有不同。批評人生行爲價值的高下，何者爲德行，何者爲非德行，並論究至善的性質與修養的方術者，曰倫理。信仰並崇拜超乎人以外的一種勢力——自牛鬼蛇神以至唯一真宰皆是，——由這種勢力，可以昭告人類行爲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規定人生行爲的正鵠，並指示人羣以達此正鵠的途徑與方法者，曰宗教。他們所探討的，完全爲善惡當否問題。

科學哲學與倫理宗教的分別：前者唯研究其固有的對象，明其真相而揭櫫之；後者則于承認某種現象後，進而論此種現象的當否，價值的高下，何種現象爲至善，達之之道又何若。倫理宗教亦有敘述宇宙人生各種現象的時候，但在這時候，只可說他是科學或哲學；反之，科學哲學於敘述某種現象後，亦有進一步論斷此種現象的價值者，這時候，他們又進而爲倫理或宗教了。人類的精神文明，重要的即爲此四者。

八、工藝 九、美術

中國民族之文化

工藝品的範圍甚廣，以器之質料分，有石器木器竹器貝器陶器磁器銅器鐵器玉器漆器……等等；以器之類別分，有兵器什器禮器樂器明器……等等。美術大致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純藝術性的，如文學音樂書畫金石等，一種是工藝品之含有美術性者，凡上述工藝品形製之進步者，皆同時可爲美術品。

此兩種可各分爲若干小類，每一小類又包括若干品物，若一一列舉，其數殆盈萬千，今亦無人能一一列舉之也。

十、人物 人物雖不能視同他種文化品物，然實爲人類一切成就中的最大最要者，以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恆爲民族文化的結晶，一民族文化價值的高下，亦恆視其所造就人物的偉大與否也。

文化的內容，大致不外此十類。講到民族文化成立的條件，即一民族有無文化或是否爲文化民族，則以下列三種標準定之：

第一、是否能以自力創造上述種種文物政教學藝人物。

第二、與他文化民族接觸時，是否能吸收他民族的文化，以補其缺。

第三、前人之已創造已吸收者，是否能繼續顯揚，並不斷的創造吸收。

這三者的有無多寡，和程度的深淺高下，各民族間極不齊一；即同一民族，在各時代亦極不一致。因此在世界上有未開化的野人，有半開化的人種，有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同爲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其文化程度非特至不齊一，即優劣與性質，亦每相去懸絕，且同一民族

在文化上的地位，亦每隨時代而升降焉。

(五)

我們現在且根據上述文化的內容和民族文化成立的條件，來看看中國文化的全相。講到文史的發明，我中國民族須遠溯至義農軒冕的時代，距今約自四千年以上至五千年。文字最初的形態，現在雖不能考見，殷商時代寫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遺存至今日者，尚不下十萬片，距今亦在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左右。歷史的記載，若夏代史官所掌的圖法，（見呂氏春秋先識覽）殷代先人的『典』『冊』，（見尚書多士篇）以及周人所傳的『先王遺訓』『典圖刑法』，（見國語周語下）今雖百無一存，但傳世的尚書，皆為虞夏商周史官所紀錄，安陽發掘的獸骨刻文，亦有商代史官的長篇紀事。現存的史籍，從黃帝以來有年可稽的，約四千六百餘年，從周共和行政以下，則按年明白可譜，（至今年為二千七百八十年）春秋魯隱公元年以下，則每年有日月可詳。（至今年為二千六百六十二年）至若史書總載的詳密，篇帙的繁富，記載所包地域的廣大與所含民族分子的複雜，全世界各文明國中，皆無其倫比：中國實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的國家。講到政治和經濟，則政治上最重要的國家的組織及行政的設施，經濟上農工商賈等的活動，自西周至春秋戰國，已日趨完密與發達。至秦漢統一海內，出現了空前的大帝國，政治上一方面中央集權，在職官，職方，歲計，交通等種種制度設施上着着實現，一方面又提倡地方自治，在縣區域內之鄉

亭地方行政上亦充分表現。當時以一個政府開始轄制萬數千里之中國，而又能使天下之治，君網之在綱，有條不紊，並且永遠奠定了我偉大國家的統一基礎：中國民族的政治天才，在那時代可說已有了充分的表現了。因為「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術，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貨殖列傳語）經濟上亦出現了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爭競發展狀態。據史記貨殖列傳所稱：

「陸地牧馬二百蹄，千足羊；澤中千足鹿；水居千石魚鰕；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扈西，千畦蕞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這都是指的「不類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的產業家。

「通邑大都。酤：一千釀；醢醬千坭；醬千觔。屠，牛羊鹿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藥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槩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扈西千石；馬蹄數千；牛千足；羊鹿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楊布皮革千石；漆千斤；麋麋鹽豉千石；鮐鮐千斤；鮑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貨金千貫；節醢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

這又是指的通邑大都的富商大賈。傳又稱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等皆以鐵冶致富

富，「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小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我們也可想像當時各方面經濟發達的程度了。餘如「科學」「哲學」及「宗教」，就發達的程度上說，似乎比較差些；但科學中如天文，律曆，醫學，及算術，哲學中如先秦的諸子，魏晉的玄學，宋明的理學，宗教如喪服祭祀的儀文虔敬及其所寓的精義，亦各有其獨特的發明和貢獻。倫理思想，尤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卓然立人道的極則，爲我民族文化真正的中心所在。以言工藝美術，獨特的造詣，除了篇首所稱「造的紙」「印刷」「青銅器」「法書」「名畫」及「磁器」外，若文學中的詞賦駢體，音樂中的琴瑟笙管，石刻中的石經碑版，以及建築織造等等，可列舉者尚多。最後談到人物，則如曾滌笙氏聖哲畫像記中所舉的三十餘人——「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其德行事功學業，多昭如日星，爲之世界任何文明國家史乘中，與其最優秀之人物比較，殆無愧色；然其人皆未受外國文化的影响，（程朱雖受佛學的影響，亦係中國的佛學，而非印度的佛學，）完全由吾國文化陶鑄而成者也。中國民族文化的內容，大致如是。

（六）

復次，根據民族文化成立的條件——創造，吸收，及繼續——來衡論中國文化，最好從縱的方面來觀察。一部中國文化史，大致可分爲三個時期：自上古以迄秦漢，爲吾民族

獨立創造文化的時期；自東漢以迄明季，爲印度文化及伊蘭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相抵牾而融合之時期；自明季以迄今日，則爲歐西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政教學藝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大抵第一時期多創造，第二第三時期則多吸收與繼續。我們現在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自漢以後，吾民族雖時時吸收外族的文化，但一方面古代的文化，依舊不斷的繼續保存，且能于繼續保存之中，時時加入新的貢獻；另一方面，固有的文化創造力並未衰退，各種各別文化的發明和進步，依舊隨時處處表現。又被吸收的外族文化，吾民族亦能以自力融合之，傳播之，發揚之，使之改變爲中國文化；乃至某種外來文化在其發源地已凋零衰落者，吾民族仍能保持之，繼續之，使勿墜失焉。

普通講國史的，每以春秋戰國爲吾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從此以降，吾民族文化有退步而無進步。這種論斷，實大背于歷史事實。誠然，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況，漢以後是稀見的了；但漢人也自有他獨特的貢獻，爲先秦所不能及的。漢世海內統一，疆域遼廓，當時政治的設施，經濟的繁榮，僻壤的開闢，文化的廣播，皆與其國勢相應，現出突飛的進步。以史學論，如司馬遷的史記，上下數千年，紀表書傳，綱舉目張；如班固的漢書，包舉一代，囊括靡遺。以文學論，詩文辭賦，多創爲新體，而賦體尤極瑰偉宏麗之致。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莫不鋪陳刻畫，窮形盡相。這都是先秦人士所望塵莫及的。漢初閭里書師傳習的蒼頡篇，僅有三千三百字，到了平帝時楊雄作訓纂篇，增至五千三百四十字，至東漢和帝時賈勛作滂喜篇，又增至七千三百八十字，到許慎作說文解字，則

增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此中所增的字，有的出于採輯，有的出於創造，現在雖不能精確推定；但前後三百餘年間，民間通用的字，由三千餘增至九千餘，這不是文化的進步是什麼？後漢書蔡倫傳說：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竹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和帝元興元年（西元後一〇五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蔡倫爲一宦者，史稱「倫有才學，加位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實際上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師。他這樣的發明了紙張，使全人類皆蒙其福利；他獲得了世界上第一個紙張發明者的榮譽，中國也就成了「紙的母國」。這又不是漢人在文化上特異的貢獻嗎？後漢書張衡傳又說：

「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順帝陽嘉元年，（西元後一三二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